



有一种红叫 “金寨红”

潘小平◎主编

安徽省作家协会◎组稿

ARC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YOU YIZHONG HONG JIAO JINZHAI HONG

有一种红叫 “金寨红”

吴宁题

潘小平◎主编



安徽省作家协会◎组稿

ARP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红叫“金寨红”/潘小平主编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17.7

ISBN 978-7-5396-6026-4

I. ①有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③诗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044819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策 划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许含章 张诚鑫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[www. press-mart. com](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)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 awpub. 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安徽省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(0551)65853113

开本:700×1000 1/16 印张:28.5 字数:300千字

版次: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49.00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金寨,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,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。一寸山河一寸血,一抔热土一抔魂。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,我们特将“有一种红叫‘金寨红’”大型文学采风活动创作作品集结出版,以期红色精神世代流传,并以此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献礼。

本书编委会

主 任:陈 田

副 主 任:吴 雪 王 艳 林 勇

名誉主编:许 辉

主 编:潘小平

执行主编:李 云

编 委(以姓氏笔画为序):

王 艳 王浙英 许 辉 李 云 陈 田

余同友 李国彬 吴 雪 林 勇 周 旗

祝 越 程多林 潘小平 潘昱竹

有一种红叫“金寨红”

潘小平

2016年4月24日上午11时30分,霏霏细雨之中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安徽省金寨县红军广场,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了花篮。那一刻,金寨的山山水水都受到了震动。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,被誉为“红军的摇篮,将军的故乡”,在革命战争年代,曾有十万儿女参加革命,诞生了五十九位将军。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,再次唤起了人们对“大别山革命”的怀想,唤醒了人们心中沉睡已久的对革命的向往和崇敬。

早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之前,2015年春夏之交,安徽省文联就启动了“有一种红叫‘金寨红’”的大型创作计划,组织十多名一线作家,深入大别山腹地考察寻访,以期以全新的视角、全新的叙事,呈现“大别山革命”的牺牲与壮烈,作为对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呼应。这群出生于和平年代,没有经历过战争和饥饿,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期成长起来的作家,第一次感受到了革命的残酷,感受到了牺牲的壮烈,触摸到了历史深处革命者那曾经鲜活的生命。怀着肃穆的心情,作家们走进金寨县革命博物馆,战争已经远去,但烈士们的面容依然清晰,那些锈迹斑斑的长矛大刀也依然激荡着世纪初的风云。一些农舍的墙上,依稀还能看到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口号,越往大山深处,越能感受到红色土地所特有的气息。沿着红军当年的足迹,作家们涉过清清南溪河,前往河对岸的大王庙,寻访著名的立夏节起义旧址;翻山越岭到达斑竹园,瞻仰在“闹红”的年月,那被山民们神话了的“红檀树”,耳边再次响起了八十多年前,年轻的起义军领导人周维炯宣布成立红32师的声音;走进暑气蒸腾的朱氏祠堂,领略红32师创始人詹谷堂意气挥洒,为新生红色政权撰写对联时的

风采；在丛林掩映的川石庙，感受武装起义前夕，皖西党组织召开秘密会议的气氛；在鄂豫皖最早支部所在地笔架山农校，讨论并提炼出大别山革命的独特性……八十多年前，在这片大山里，大约有十万人加入革命队伍中，他们有的活到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，有的甚至成为共和国的将军，但更多的人却倒在了革命的路上，他们没有留下后代，他们甚至没有留下姓名……之所以一切革命都是以红色为底色，因为那是鲜血的颜色，一切革命都需要流血，需要牺牲，需要奉献生命。

有一种红叫“金寨红”，那是十万人的鲜血所染成的。

唯有来到这里，站在这里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大别山革命，理解金寨对于共和国的意义。

在深入大别山采访的日子里，年轻的作家们常常泪流满面，常常彻夜不眠，常常热血沸腾。革命是如此残酷，又是如此壮阔；革命者的生命之花是如此短暂，又是如此绚丽。文学应该记住他们，记住他们的奉献，再现他们年轻而鲜活的生命。“还原历史细节，呈现生命温度”，两个多月的考察采访、三个多月的潜心创作，作家们捧出了一批沉甸甸的作品。这批作品体裁多样，既有报告文学、传记小说，也有中短篇小说，还有舞剧、戏剧剧本等，《安徽文学》于2016年第10期专辑刊出中短篇小说十二部，《青年文学》于2016年第12期以小辑形式刊出中短篇小说三部，《北京文学》头条推出报告文学《赤澜1929》，《清明》杂志头条刊出中篇小说《哥哥莫要过河来》，另有作品分别刊发于《解放军文艺》《莽原》等，其中《赤澜1929》入选《2016中国报告文学选本》，中篇小说《立夏》《爷要一杆枪》分别被《小说月报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选载，可谓硕果累累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主题创作，“金寨红”不仅是一次文学实践，更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、一次灵魂的洗礼与升华。

让我们永远铭记，有一种红叫“金寨红”。

目 录

序言 有一种红叫“金寨红” 潘小平 / 1

中篇小说

立夏 张子雨 / 3

哥哥莫要过河来 李国彬 / 34

失踪者 洪 放 / 80

策反 陈斌先 / 109

爷要一杆枪 李 云 / 139

寻找金桂生 张 琳 / 168

八月桂花开 江 耶 / 200

短篇小说

偷匾 余同友 / 233

绝境 谢思球 / 247

等 朱斌峰 / 265

碑匠 孙长江 / 278

陌生人 陈安伟 / 292

传记小说

一号特派员 季宇 / 311

报告文学

赤澜 1929 舟扬帆 刘鹏艳 / 355

剧 本

立夏 郭明辉 / 403

奔向紫云架 周德平 / 417

后记 / 447

有一种红叫——金寨红

中篇小说



立夏

张子雨

丁山问了几次才问到丁四爷的宅子。有几个人听说问丁四爷家,都摇摇头急忙地走,还回头看他。

丁山放下担子,把草鞋在路边草地上蹭了一会,蹭干净了才喘了口气。路边的杏子树长了毛茸茸的青杏,山脚下的水田里飘着云彩,野山花红的、白的连成片,比洋布还好看。天气暖和了,心也长草了。

这是个很大的宅子,石狮子有些怕人,大门上刻着一副金字对联:“忠厚传家,诗书继世”。这几个字丁山认得,自己家门对子也写过,伯天天指着让他念。

丁山去拍院墙西边的小门。半天出来一个人,皂布对襟褂子,露出半个瓜皮帽,堵着门问哪个。丁山说花石冲的丁家小三,见我家四爷。

门吱吱呀呀地完全打开,丁山把担子竖进门里。瓜皮帽指着门边的一个小厢房,说放那。里面是什么?丁山说,皮丝烟。瓜皮帽从担子里掏出来一把,在斜阳下看看,闻闻。说,这烟火候还行,只是去年春上受旱了,欠那么一股劲。丁山说,是呢,叔眼真是锥子。去年人都没水吃,哪里顾得上它们。这是山脚下背阴的一块地里的,只剩下这几十斤,伯让我带给四爷,说四爷稀罕外山烟。叔,你拿一包尝尝?味道好着呢。

瓜皮帽脸上的云被风吹散了许多。

在金家寨,当地人都把自己住的地方叫内山,其他的都叫外山。

这是第一进院子,四水归一的天井,天井里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桂花树,树枝上挂着个鸟笼,树下一张石桌、几个石凳。下雨不湿鞋的回廊,白墙

壁上刻着一些画，丁山只看清楚近身的一幅。一个孩子卧冰上，旁边一条红鲤鱼。瓜皮帽说，四爷在大王庙和丁家埠廖家、周家议事呢，估摸着晚饭时才能回。你在那凳子上坐一会儿，渴了去大厨房里舀水，别随便进后院子。丁山点头。看自己脚指头露出许多，指甲上有黑灰泥，忙向凳子下藏。布包里还有双新布鞋，丁山不舍得穿。伯说穿长褂打算盘站柜台时才能穿。

瓜皮帽问，一路来还顺畅？丁山说，还算顺趟。今年水大，史河水都漫到船帮子了，还有好些牛啊羊啊在水里漂，在古碑差点撞上一个大柜子。叔，今年雨水提前了，往年都到六月份。

是吧，亏着丁四爷的船停码头几个月了，不然也险呢。廖家一船货连人都卷走了，嘿……可听到船上人说什么没？

说了很多吓人的，又是土匪、又是“共匪”、又是“国军”的。说前几天金刚台上还杀了几个人，不知是什么人。头割下来挂老槐树上。叔，“共匪”是啥？

瓜皮帽眼一横，又低下去。听船上人乱说，你别跟着起哄！丁山忙点头。

瓜皮帽沿着回廊往后去，丁山才放开胆子看。回廊、厢房都是一色的青砖铺地，砖缝子里都看不见灰土。挑出来的屋檐像燕子尾巴，翘翘的透着秀气，又像玉兰的眉梢。正大门紧闭，朱红色门槛，青色的门槛石，应该是汤家汇金刚台上的。金刚台山上的大青石好看，一码色。门是整木的，门闩是栗树木，油亮亮的。门头上一块石雕，刻了字，弯弯曲曲的丁山不认识。门窝子是石乌龟，驮了朱色门框。丁山知道，大户人家的正门轻易是不开的，像他这样的外山人，就是亲戚也只能走旁边的门。这是伯临走时一再叨叨的。

记忆里，丁山还是7岁时跟伯来过一次。那次伯也挑了皮丝烟。临走时丁四爷给了他一个拨浪鼓、一颗皮纸糖。拨浪鼓玩了几年，皮纸糖丁山没舍得吃，却不知咋弄丢了，哭了两天。那时的门楼好像比现在高了许多，小门的门槛他也爬不过去，伯拎着他后衣领一扔。丁四爷哈哈笑，说长大了有出息了，门槛比四爷的还高。伯满脸核桃皮碎开。托四爷的福，以后您老赏他口饭吃。

四爷说，我们是至亲，推不得的。伯不停地拱手。

后院子有响动，仔细听是几个小孩在打花巴掌，脆脆的如羊角酥。

盘脚盘 上高台
高台高 抬大刀
大刀快 切梗菜
.....

一声断喝打断了接下来的唱,就有孩子哭,有女人在责怪。你对孩子凶什么?男人低声喊,这都什么时候了,唱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什么大刀快,切什么梗菜?想家门有祸事呀。女人说,打小不都是这么唱的嘛。男人说,打小是打小,如今是如今。你知道当下政府县长姓啥……带他们去东厢房读书,抓俩糖哄哄。我去前面看看,听说丁家侄子来了。

一个穿长袍的高大身影从二道门走出来,喊,丁山呢,丁山,出来爷俩喝一杯。

丁山奇怪,四爷从哪儿进门的?

二

丁四爷和丁山的伯是同宗,要说也不算远,只是走着走着远了。伯常说,穷在闹市无人问,富在深山有远亲。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

丁四爷在丁家埠也算数一数二的人物。丁四爷最初也是租条小船,把山里的皮丝烟、野山菇、木材运到汤家汇,再从汤家汇换回来食盐、花布、煤油。一个月走好几趟,遇到风向好,一天可以来回,都是四爷自己划,有几次险被山洪卷走。丁家埠人说四爷命相好,子孙持世,能逢凶化吉。后来丁四爷的船一年比一年大,现在有了自己的大船。

丁家埠街道是“丁”字形,一水的青石板,是丁姓祖上修的。丁四爷的宅子依山而建,坐北朝南。东面是史河,西面是大王庙。

伯的意思是让我跟着四爷跑码头学生意,长点见识以后有碗安稳饭吃,娶妻生子。丁山声音很低,嗓子眼似乎堵了团棉花,也不敢正眼看四爷。

丁山才说完,四爷吸了口气。多大了?

18。丁山稍稍底气足些。

这世道你还学啥生意呀，我现在这碗饭都吃不安稳呢。看丁山瞪大眼睛，四爷说，我现在大船停码头两个多月了，一点进项都没有了。

丁四爷不停地揉着一串檀香木珠子，珠子被揉得油亮，隐隐地有香味在游。鸟笼子里有咕咕，咕咕的叫声。丁山觉得自己嗓子不如那鸟。

四爷……丁山想说什么，又堵住了。

世道不太平，钱多了是祸事呀。前几个月，船被土匪王麻子劫了一次，货抢去不说，还交了一大笔赎金。后来又被“药葫芦”劫了一次，钢枪抵着脑袋，头都被打淌血。有人说劫道的是打着“药葫芦”旗号守城的“国军”，散兵游勇靠劫道为生。现在山外又有了“共党”，说是一窝穷人抱团，专杀富人，分财产分土地，连女人也分。

丁四爷站起来踱着步，好像在地上找什么东西。影子在白墙上晃，晃得丁山心慌慌的。

我在船上听说了，说也是匪，“共匪”。

四爷忙摆手，隔墙有耳，你小点声，现在政府都怕共产党。大侄子，我们辛苦挣的家业是拿命换来的呀，汗珠子也啪嗒啪嗒掉呢。你哪里知道，你四爷好几次都差点沉尸河底，他们只见贼吃没见贼挨打。唉，这不，蔡县长又让我们组民团自卫，每家又出了大血招人买枪。民团吃喝拉撒都要钱，你说这什么世道，政府不帮我们维持地方，还要我们自己保自己。哪还像……

四爷停下不说了。丁山双手给四爷端茶。四爷，知道你老也难。

桂花树影子也慢慢地斜在墙上，像丁山小时候看的皮影戏。四爷用一个小木勺子铲了点蜀黍给鸟。丁山咽了咽口水，那团棉花也咽下去了。

大侄子，去年咋样？你伯身体还好？檀香木珠子又一个个在四爷手里轮回，圆圆的像四爷吐出来的话。

回四爷，去年不行，饥荒年，收成不够李善人的“青苗钱”。大旱，皮丝烟十成只收了三成。李家逼得凶，伯上山采野菇又跌了一跤，现在好了又不能吃重。不然伯也不放我出来，说不能等死。

丁山拧着手指，心一下子阴了起来。

“买青苗”就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向大户借钱，等庄稼成熟了拿去抵账。息高，是油锅里的钱，不是救命都不敢用。

唉，大有大难，小有小难。遇到乱世，都不好过。大侄子，现在生意暂时

是学不成了,要么你回去种田,要么你去民团当一段时间差,等世道稳定了再说。

民团?丁山听说过,那只在外山大镇子上有。

嗯,在大王庙。管吃管住半年有一块大洋,平时要训练习武,要会使钢枪。现在人不少了,你要去我面子还是够的。

民团是干什么的?

就是看家护院,丁家埠几家大户凑份子,谁家有难就帮谁,主要是防土匪,也维持地方治安。四爷站下了,影子也贴住墙不动。

丁山惶恐起来,像是走了百里去找亲戚,好不容易到了地儿,邻居却说亲戚搬家了。

四爷,伯说让我来学手艺、学生意……丁山不敢看丁四爷。如果伯知道了,会骂我的。

你这孩子呀,和你说这么多瞎说了。那你明儿回花石冲吧,四爷也没有办法帮你。影子又晃动,丁山头晕。

账房,明天给大侄子挑担米回去。四爷冲后院喊了一句。影子开始向回廊晃,越来越小。丁山觉得影子像一根绳,拴在自己脖子上,越来越紧。

四爷,当民团不要杀人吧?丁山感觉用最后一口气在喊。影子站住了,绳子松了。

杀什么人哪!我们现在是防着别让人杀了,别让人抢了。有人要杀你四爷、抢你四爷,你能眼睁睁看着?

那肯定不能。我听四爷的。丁山站起来回。

唉,大侄子,也不是听我的,现在这世道。山洪下来了,小草、小树能挡得住?势不可挡啊!你伯那,以后我和他说。大侄子定亲了吗?

丁山脸红了,隐在灯影里。伯说立夏节定呢,是山下的玉兰,也是孤儿寡母的日子。伯说两家要是成了一家,两难就变成一难呢。丁山心里暖和起来,血就往头上去。

行,行,好事呀。你回去四爷送你一套新衣裳、一双新鞋。去民团要好好干,帮你四爷提防点。你四爷现在睡觉都睁一只眼哪。

瓜皮帽进来说,四爷,杨团总来了,凑牌局。

四爷说,你带丁山去厨房吃饭,倒一碗小吊子酒,解解乏。丁山站起来

目送。四爷的方步，一步两块砖，不多不少。

三

四爷没有坐轿，拿了根拐杖在手里摇。见到路人就抱拳，笑容满面地说去大王庙。不时有人站在白墙黑瓦下低头给丁四爷让路，丁四爷胶底子布鞋踏在青石板上听不到声音。瓜皮帽在后面偷偷对丁山说，现在丁家埠的有钱人都不敢坐轿了，说山外有个什么会，姓马，会里的人见到坐轿子的就闹，讲一些浑话。

路边的河沟里，有鸭子争食，翅膀打水，水花雪白。

昨晚，丁山把瓜皮帽喝得兴起，搂着丁山喊小兄弟，吐了丁山一身。丁山把他背到卧房躺下，又倒了杯茶放床边的斗柜上。小吊子酒也能让人醉成这样？丁山心里笑。

丁山在12岁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能喝酒。那年立夏节，伯夹了条野猪，四个人才扛回来。当晚就割了一条猪腿加上猪下水，在稻场上支了灶台架上劈柴，炖了一大锅。香味把邻居都喊来了，各家自己带碗筷，伯把玉兰娘俩也喊上来吃肉。那晚伯让他也喝小吊子酒，喝了多少不知道，到后来稻场上横七竖八躺下不少，只有丁山和玉兰在收拾碗筷，烧水抹桌子。月亮从东山洼跳出来，白亮亮。玉兰不停地把被夜风吹乱的头发捋好。

四爷才到大王庙门，就有人迎上来，声音炸耳。两边拿枪的人也站直了身子。丁四爷把身后的丁山闪出来，说见过杨团总，以后杨爷就是你的长官，是衣食父母，你要事事听他的。丁山忙上前鞠躬，杨爷好。杨爷哈哈大笑起来，说，好，好！四爷的侄子果然一表人才，这眉眼像雕出来的。

杨爷穿暗红色的对襟大褂，领口扣不住了，脖子上冒出油油的汗，一笑满嘴黑牙，一手拿核桃搓，一手挠大脑袋，腰上吊一大烟袋。烟袋是玉的，被肥手指攥得沁了色。四爷把瓜皮帽手里拎的纸包递给杨爷。丁山孝敬你的，外山烟，劲头足，火候好。他伯还会做极好的小吊子酒，喝了三天不醒，下次让丁山带给你。杨爷仰天大笑，说，四爷要再送我一副玉麻雀，我一生“三癖”就齐了。

瓜皮帽对丁山说，杨团总喜欢烟、酒、麻将，比对女人喜欢都很。杨爷笑